



中国 现代文学 作品选

(上册)

张杰 蔡万江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高师函授教材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上册)

张 杰 蔡万江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封面设计：王兆琴

责任编辑：侯善本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上册)

张 杰 蔡万江选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省安丘一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5.875 字数356千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200册

统一书号：10338·18 定价：3.10元

顾问 吴富恒、萧涤非、孙昌熙
殷焕先、冯中一

主 编 张 杰

副主编 蔡万江

编 委 张 杰、姜岱东、蔡万江、
王希文、姜葆夫

前 言

为了适应高师函授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受山东省教育厅的委托，依据教育部审定和颁发的高师函授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编写了这套师专中文专科函授教材。在编写过程中，除了保持系统性、科学性、师范性等高师教材的共同要求外，还特别根据函授教学的特点，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讲解深入浅出，便于学员自学。每门教材都附有自学指导、章节单元练习和必要的习题作业解答，是一套适合师专函授教学的好教材。现由山东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供各校选用。

这套教材包括国家教委规定必须开设之全部课程的教材及必需的参考材料。计有：《现代汉语》、《文学概论》、《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古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中学语文教材教法》、《逻辑学》等十门课程的教材。它可供师专和教育学院中文专科函授教学之用，也可做为中学教师业务进修的课本，还适合广大青年自学。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同志们不吝赐教，以便我们进一步修订提高。

山东省师专中文函授教材编委会

一九八六年十月

目 录

前 言	(1)
鲁 迅	
狂人日记	(1)
阿Q正传	(11)
伤 逝	(50)
范爱农	(70)
灯下漫笔	(78)
答有恒先生	(86)
拿来主义	(91)
理 水	(94)
郭沫若	
凤凰涅槃	(110)
天 狗	(129)
炉中煤	(131)
地球，我的母亲！	(133)
我想起了陈涉吴广	(138)
牧羊哀话	(141)
屈 原（节选）	(151)
胡 适	
人力车夫	(167)

终身大事·····	(168)
刘半农	
相隔一层纸·····	(179)
教我如何不想她·····	(180)
康白情	
草 儿·····	(182)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84)
刘大白	
田主来·····	(191)
卖布谣·····	(193)
周作人	
小 河·····	(196)
徐志摩	
沪杭车中·····	(199)
再别康桥·····	(200)
叶圣陶	
潘先生在难中·····	(202)
夜·····	(222)
谢冰心	
繁 星（七首）·····	(233)
春 水（九首）·····	(236)
寄小读者（通讯十）·····	(239)
超 人·····	(245)
朱自清	
背 影·····	(253)

送韩伯画往俄国·····	(256)
许地山	
缀网劳蛛·····	(258)
春 桃·····	(279)
王统照	
湖畔儿语·····	(301)
瞿秋白	
赤色十月·····	(310)
庐 隐	
海滨故人·····	(312)
鲁 彦	
柚 子·····	(368)
黄 金·····	(377)
郁达夫	
沉 沦·····	(396)
春风沉醉的晚上·····	(434)
汪静之	
蕙的风·····	(449)
冯雪峰	
落 花·····	(450)
闻一多	
太阳吟·····	(451)
死 水·····	(454)
荒 村·····	(456)
李金发	
里昂车中·····	(459)

戴望舒

雨巷.....(461)

田汉

获虎之夜.....(464)

蒋光慈

哀中国.....(493)

殷夫

血字.....(496)

狂人日记

鲁迅

某君昆仲，今隐其名，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分隔多年，消息渐阙。日前偶闻其一大病；适归故乡，迂道往访，则仅晤一人，言病者其弟也。劳君远道来视，然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因大笑，出示日记二册，谓可见当日病状，不妨献诸旧友。持归阅一过，知所患盖“迫害狂”之类。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亦不著月日，惟墨色字体不一，知非一时所书。间亦有略具联络者，今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记中语误，一字不易；惟人名虽皆村人，不为世间所知，无关大体，然亦悉易去。至于书名，则本人愈后所题，不复改也。七年四月二日识。

一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

二

今天全没月光，我知道不妙。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

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一路上的人，都是如此。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

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前面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他也这样。忍不住大声说，“你告诉我！”他们可就跑了。

我想：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只有廿年以前，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古久先生很不高兴。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一定也听到风声，代抱不平；约定路上的人，同我作冤对。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

他们——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他们那时候的脸色，全没有昨天这么怕，也没有这么凶。

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打他儿子，嘴里说道，“老子呀！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他眼睛却看着我。我出了一惊，遮掩不住；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便都哄笑起来。陈老五赶上前，硬把我拖回家中了。

拖我回家，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他们的眼色，

也全同别人一样。进了书房，便反扣上门，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这一件事，越教我猜不出底细。

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

想起来，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

他们会吃人，就未必不会吃我。

你看那女人“咬你几口”的话，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户的话，明明是暗号。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们的牙齿，全是白厉厉的排着，这就是吃人的家伙。

照我自己想，虽然不是恶人，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可就难说了。他们似乎别有心思，我全猜不出。况且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无论怎样好人，翻他几句，他便打上几个圈；原谅坏人几句，他便说“翻天妙手，与众不同”。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究竟怎样；况且是要吃的时候。

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

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

四

早上，我静坐了一会。陈老五送进饭来，一碗菜，一碗蒸鱼；这鱼的眼睛，白而且硬，张着嘴，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吃了几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

我说“老五，对大哥说，我闷得慌，想到园里走走。”老五不答应，走了；停一会，可就来开了门。

我也不动，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果然！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你仿佛很好。”我说“是的。”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揣一揣肥瘠：因这功劳，也分一片肉吃。我也不怕；虽然不吃人，胆子却比他们还壮。伸出两个拳头，看他如何下手。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

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养肥了，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我有什么好处，怎么会“好了”？他们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真要令我笑死。我忍不住，便放声大笑起来，十分快活。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有的是义勇和正气。老头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

但是我有勇气，他们便越想吃我，沾光一点这勇气。老

头子跨出门，走不 多远，便 低声 对大 哥说道，“赶紧吃
罢！”大哥点点头。原来 也有你！这一件大 发见，虽似意
外，也在意中：合伙吃我的人，便是我的哥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真
是医生，也仍然是吃人的人。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本草
什么”上，明明写着人 肉可以煎吃；他还能说 自己不吃人
么？

至于我家大哥，也毫不冤枉他。他对我讲书的时候，亲
口说过可以“易子而食”；又一回偶然议 论起一个不好
的人，他便说不但 该杀，还当“食肉寝皮”。我那时年纪还
小，心跳了好半天。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他也
毫不奇怪，不住的点头。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既然可
以“易子而食”，便什么都易得，什么人都吃得。我从前单
听他讲道理，也胡涂过去；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不但
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 人的意思。

六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直捷杀了，是不肯 的，而且也不

敢，怕有祸祟。所以他们大家联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最好是解下腰带，挂在梁上，自己紧紧勒死；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否则惊吓忧愁死了，虽则略瘦，也还可以首肯几下。

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前天赵家的狗，看我几眼，可见他也同谋，早已接洽。老头子眼看着地，岂能瞒得我过。

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他也是人，何以毫不害怕；而且合伙吃我呢？还是历来惯了，不以为非呢？还是丧了良心，明知故犯呢？

我诅咒吃人的人，先从他起头；要劝转吃人的人，也先从他下手。

八

其实这种道理，到了现在，他们也该早已懂得，……

忽然来了一个人；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满面笑容，对我点头，他的笑也不像真笑，我便问他，“吃人的事，对么？”他仍然笑着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我立刻就晓得，他也是一伙，喜欢吃人的；便自勇气百倍，偏要问他。

“对么？”

“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

天气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问你，“对么？”

他不以为然了。含含糊糊的答道，“不……”

“不对？他们何以竟吃！？”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崭新！”

他便变了脸，铁一般青。睁着眼说，“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

“从来如此，便对么？”

“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

我直跳起来，张开眼，这人便不见了。全身出了一大片汗。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

九

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这只是一条门槛，一个关头。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

十

大清早，去寻我大哥；他立在堂门外看天，我便走到他

背后，拦住门，格外沉静，格外和气的对他说，

“大哥，我有话告诉你”。

“你说就是，”他赶紧回过脸来，点点头。

“我只有几句话，可是说不出来。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了人，变了真的人。有的却还吃，——也同虫子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子。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

“他们要吃我，你一个人，原也无法可想；然而又何必去入伙。吃人的人，什么事做不出；他们会吃我，也会吃你，一伙里面，也会自吃。但只要转一步，只要立刻改了，也就人人太平。虽然从来如此，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说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说，前天佃户要减租，你说过不能。”

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大门外立着一伙人，赵贵翁和他的狗，也在里面，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我认识他们是一伙，都是吃人的人。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